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八

元 汪克寬 撰

定公下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 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左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

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无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其危奈何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

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何氏曰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誅于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愚按懷仁縣今屬淮安路海寧州

夾谷之會孔子相息亮反下兩相同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報反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

兩君合好(呼報反下同)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彼力反)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史孔子世家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何氏曰齊侯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

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

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音預焉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爾威重于三軍利加于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于順而違于逆故齊雖强以其逆而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强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朱子語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家氏曰鉏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

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强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致危之也　劉氏曰穀梁謂以地致危之也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

晉定趙鞅帥師圍衛 靈左傳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家氏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

齊景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程子傳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辭在哀八年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桓三年讙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

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張氏曰龜山今泗水東北七十里愚按龜山今屬東昌路博平縣

齊人前此嘗歸濟子禮反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杜氏曰齊人服義而歸魯田通旨言來言歸者彼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愚按自來曰來猶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義而歸侵田此綏之斯來之效也

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息亮反事具左右司馬以從才用反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史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

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之禮相見　郤鬲得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寡見篇云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于天下　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僖四來盟盟名陵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

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息浪反下同）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預）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陳氏曰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鄭來歸祊及齊來歸衛寶是也鄆讙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寶同齊强于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鄟陵矣于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

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强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用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音后又卜遘反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杜氏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任公輔曰東平無塩縣東南有郈鄉張氏曰在今鄆州須城縣東愚按須城縣今屬東平路

秋叔孫州

伐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左傳二子及齊師復圍郈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將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盍多施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犯曰諾乃多舍甲焉而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郈叔孫氏邑也本杜氏注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云云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朱子註二章疑皆定公時語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

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烏故反下同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字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蜀杜氏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朱子語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才不柰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没柰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説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愚按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節

使家隷感化而師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騶赤多方為詐設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恢詭欺誑誣偽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尤其下雖幸勝之其可以保有國家乎

宋景樂大心出奔曹

陽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左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高氏曰辭使非大讒而讒言乘之罪累上矣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景公子地

出奔陳閔地公作池後同傳見下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

冬齊侯景衛侯靈鄭聲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作葦張氏曰安甫齊地今屬鄆州平陰縣愚按平陰今屬東平路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于晉矣前此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景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杜氏曰謝致郈也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景之弟辰暨仲

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反）

按左氏宋公子地（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徒回反）地怒扶（敕乙反）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毋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于偽反）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求狂古況二反欺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

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家氏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于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公羊隱元又以見音現仲佗石彄見脅肸業反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孫氏曰佗彄為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為辰強牽而去故曰暨交譏之也　劉氏曰何休云辰言暨者明佗彄強與俱出非也若然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暨之意強也親也故曰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景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閔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妻甚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陽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杜氏曰蕭宋邑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

可使為亂見表記孔氏疏言事君可使之賤可使之貴可使之死但不可使為亂也亂謂廢事君之禮也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才用反之別筆列反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劉氏曰暨非欲之也有不得已焉不得已非大臣也而況子得已而不已者予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予其罪一施之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杜氏曰入蕭從叛叛可知故不書叛人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

鄭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范氏曰自陳陳以力助

冬及鄭聲平叔還如鄭涖盟還音旋涖公穀作莅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出服于晉至今始叛還叔詣曾孫家氏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臨川吳氏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陳氏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譖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犁也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

四杞僖八宋景十九泰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 襄公也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夏葬薛襄公 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後同

衛公 靈 孟彄帥師伐曹 陽彄苦侯反左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杜氏曰彄孟縶子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秘下同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八尺曰板百雉凡二萬尺周十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穀梁傳墮猶取也范氏曰墮非訓取當從訓毀言令但毀其城則郈費永屬己若更取邑于他然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音劬)樂頎(音祈)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杜氏曰墮毀也毀壞其城)禮曰制國不過千乘(繩證反下同)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與防同)民諸侯猶有叛者(見坊記)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

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色角反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常山劉氏曰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强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于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何氏曰郈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烏故反下

同於工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音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朱子語堕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歛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高氏曰堕邑而至于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王氏曰堕郈以一御堕費以二御者費强於郈故也陳氏曰書叔孫堕郈季孫堕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三家專魯出昭公矣于是願堕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張氏曰毁其所

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踰隐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為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强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于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于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于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公斂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

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得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為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　愚按史記家語云孔子言于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後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為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于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于魯而後墮之邪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杜氏曰結叛晉也張氏曰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愚按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

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為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特相會往來稱地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

按左氏將墮成公斂力檢反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 杜氏曰佯不知 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 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墮郈費矣將墮成

而孟氏之臣不服公親圍之經書三子墮郈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其致危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襄陵許氏曰竟內不致致圍成者魯與之如列國矣高氏曰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隱公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成襄之間晉楚爭霸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致焉此雖伐邑亦致可謂危亂之世矣

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

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息亮反事然後誅少詩照反正卯與音預聞國政三月而商賈音古信於市男女別筆列反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

行史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冦行攝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于是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以遺魯君魯君怠于政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家語言偽而辯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在呂反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毗至反亦不能為患蘇氏曰雖其不從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持兵革而自墮矣陳氏曰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强孟氏為猶有君也莫難

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先師曰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于聖人者也夫子用于魯而叔孫首墮郈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于其所難者未為喜而不得行于其所易者為可惜耳五峯胡氏曰孔子為魯司冦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江陰陸氏曰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于魯何有遲之朞年公歛陽情見勢屈墮之易爾定公何乃狃于速克躬駕以攻之輕于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訪于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也　愚按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為大之乎又云何危爾邇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黄齊魯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沮辱于陪臣以得返為幸耳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晋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

閔五杞僖九宋景二十蔡惠
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景衛侯靈次于垂葭穀无衛侯字葭公作暇左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曹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說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无晉師乃止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張氏曰今屬濟州愚按在今濟寧路鉅野縣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杜氏曰書不時也愚按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與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于以見魯之無人益甚也襄陵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

圃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圃成不克埽而力此何根之有高氏曰魯國之圃一而已成築鹿圃昭築郎圃定築蛇淵圃何圃之多也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高氏曰圃所以獲禽獸待畋獵也築圃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圃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五峰胡氏曰築圃大蒐絶與墮都之意不侔聖人色斯舉矣史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義又見四年

衛靈孟彄帥師伐曹陽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張氏曰晉陽唐曰太原府今并州愚按晉陽即太原别名

按左氏趙鞅謂邯音寒鄲音丹午曰午鞅同族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如字置也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于稷及其家臣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之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食亦反後同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戶郎反也而直書曰叛何也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氷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家語無以有已為人子者无以惡已為人臣者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地後

世大臣有困於讒間(去聲)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唐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其在徐州擁兵不朝憂恨成疾而卒)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而專土興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冬晉(定)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朝如字杜氏曰朝

歌屬汲郡張氏曰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愚按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丘朝歌後屬晉今衛輝路新鄉縣

按左氏知音智文荀躒韓簡起孫不信魏襄子舒孫曼多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如字又烏路反將逐荀范范皐夷无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

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四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趙稷奔臨齊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壼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寅吉射奔齊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内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昭十三辭請名陵而蔡叛定四盟于沙鹹而鄭叛定七次于五氏而衛叛定九涖于鄭定十一會于夾谷定十歃于黄定十二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内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

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會于扈不序諸侯襄十六年盟俱梁不序大夫或賤而稱人文九年救鄭十四年納提菑十七年伐宋宣元年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六年滅甲氏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六年執莒邾子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邾子二十六年執甯喜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三年執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定元年執仲幾五年執樂祁哀四年執戎蠻皆貶稱人或書侵以陋之定四年書侵楚八年書侵鄭侵衛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現下見諸同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桓二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食允反也

定六蔡侯從吴荀吴貨也定四昭公弗納范鞅賂也昭二十七而晉室自是不復扶又反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則又為无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家氏曰入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寅然无所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晉趙鞅歸于晉 定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豉反下同)詞也韓魏為(于偽反)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於春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蕭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无難也)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

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音闢）於鞅奉天天討以警亂臣又亢（苦浪反）不衷（左昭二十二）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曰欒盈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无人之辟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永嘉呂氏曰亂臣以叛出而其歸也无異於善復以是為晉國之无政刑也家氏曰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淂歸而歸也非謂鞅无罪而歸于晉也）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公穀）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淂而脅（肸業反）人臣擅興無

罪以兵諫者鬻拳事見左傳莊十九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後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四海臣聞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則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愚按春秋書趙盾弒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弒君帝即位益封梁冀萬二千户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无政刑此得春秋書鞅叛與歸之意矣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據禮臣无專土藏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強而正國朝是末大而本小也又云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無君命故書

叛若无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輙與兵伐之是逆亂也但以君宥而名之故書歸耳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至鄙近矣髙氏曰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逺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勵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脫使鞅初入晉陽本拒荀范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无君命輙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况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弑其君比比如字比弑惠公夷立

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傳例見昭二十七年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

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秩字夷甫宋嘉祐熙寧間人長於春秋孫復之於春秋動輙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說苑新序孫卿曰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見莊十一年注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十有四年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

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春衛靈公叔戍來奔戍檀

弓式樹反衛趙陽出奔宋景衛趙陽公作晉趙陽

公叔戍將去起呂反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

公叔來奔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其吾之何鰌曰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免免於難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趙陽趙黶孫

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並據左傳而靈公無道不能

正家以喪息浪反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烏故

反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曲禮以財發身大學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爵位倘庶幾幾乎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而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戌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其事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二月公作三月辛巳楚昭公子結陳閔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孫公作子佗徒河反牂子即反公作牄七良反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何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于以不死位為重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夷狄滅諸侯

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耳家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无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强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趙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與復之志也

夏衛靈北宮結來奔左傳公叔戍之故也高氏曰衛靈沈耳于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勾踐敗吳闔廬于檇李

吳子光卒敗必遇反下並同檇音醉公作醉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張氏曰吳地今秀州治所愚按在今嘉興路嘉興縣之南

按左氏吴伐越句古侯反踐禦之陳于檇李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户郎反屬章欲反下同劒于頸而辭曰二臣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吴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大敗吴師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吴至是敗吴于檇李會黄池之歲越又入吴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吴子敗越棲句踐於會古外反稽古兮反之上吴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吴太宰嚭以行成吴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讎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姫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音扶下夫椒同差初佳反夫差闔廬嗣子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以水反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襄陵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家氏曰

書於越甲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援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固當褒之矣越乃襲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議其後也是故始書越至入吳而書於越賤其援楚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固爵矣今其敗而以國書何哉曰勝而驕驕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掔齊魯為會止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桃甲入于朝歌杜氏曰脾上梁間即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愚按今大名路濬州

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侯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會而助不義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景宋公景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杜氏曰洮曹也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家氏曰自齊景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葢始從於齊也傳謂韋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敬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反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公羊傳石尚者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穀梁傳脤者何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通旨祭肉曰脤禮諸侯朝天子

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劉氏曰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高氏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眷眷如此蓋曰天子之在唯祭與號而已愚按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十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于京師魯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賵於仲子寵妾媵而瀆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脤於定公輕宗社而褻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首故書以示貶焉然歸賵為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稱名歸脤乃禮之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貶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貶矣 劉氏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

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為榮耶

衛靈世子蒯聵出奔宋（景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左傳）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尓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无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説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

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

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文集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　劉氏曰左傳叙蒯聵事云云蒯聵雖不善謀豈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固不難逐蒯聵矣不當如左氏所記又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靈公

聽南子之譛謂蒯聵欲弑母不為辨明以致其出奔
靈公之罪也張氏曰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
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
之實錄也愚按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于書世
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殺君而書世
子豈以與之乎竊考蒯聵忌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
繞忌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于人倫天理
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
朱子集註于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
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
休乃云子雖見逐无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

衛靈公孟彄出奔鄭

聲左傳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高氏曰比年
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
之黨而逐之妻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无道也　宋

公景之弟辰自蕭來奔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愚按鄭莊公之弟段出奔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志殺其弟无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臣者辰勢窮力屈而卒于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書蒐止此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隱扣之時政由自公出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也愚按哀二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念邾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漷沂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也矣番易萬氏曰大蒐

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僭諸侯之禮以為蒐終也僭天子之禮而為大蒐是尚忍言之哉

郳子隱來會公

杜氏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何氏曰書者非郳子會人于都如入人都當修朝禮言公不受于廟高氏曰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盖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為會爾薛氏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僭蒐而諸侯來會毋乃太逼乎愚按文十三年衞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皆書地此不書地則知來會于比蒲无疑也

城莒父及霄

父音甫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家氏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張氏曰皆魯邑子夏嘗為莒父宰此年無冬闕文薛氏曰不書冬闕文也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冦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愚按蒐比蒲城莒父

及胥其事盖皆在
冬但脱冬一字耳

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定十七昭二十四景五十三聲六陽七靈四十閔七

僖十一昭二十一景二十二夫差元年惠六春王正月邾子隱來朝左傳

春王正月邾隱公來朝　按邾子以去年冬會為未成礼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薛氏曰不言其所食漫也張氏曰不敬莫大焉杜氏曰偏食其身災不敬也家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全死高氏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才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昭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左氏吳之楚（定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于偽反）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家氏曰名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

之怨盖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曰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告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涉三吉故五月郊穀梁傳五月郊不時也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愚按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于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于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嘗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于人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于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壬

中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襄陵許氏曰內卒凡

十四年滑正而薨者惟莊宣成

鄭聲罕達帥師伐宋景罕公作軒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老邱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无競維人豈不信哉王氏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黜而罪惡見

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蒢渠蒢公作蘧蒢左傳文作蘧挐左傳謀救宋也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于救也愚按伐而後次其次為善次而後伐其次為譏救而次亦譏也然書次書救則譏其怠於救患書次不書救則譏其無名妄動非救也齊衛五氏之次傳云伐夷儀垂葭之次傳云伐河內皆遣兵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此云救宋而復不成救是則書齊衛之三次皆貶爾楚蔡次厥貉而後有

伐靡之事齊衛次五氏垂葭渠蒢而明年有伐晉之事皆謀為不善也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

邾子隱來奔喪諸侯始奔喪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氏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通旨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贈禭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奔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下同公羊傳姒氏哀公之母也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炎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不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于子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通旨姒氏不稱夫人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惡姒氏定公妾也公羊據魯失禮言之尒論

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賵仲子會塟成風深貶天王而名冢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人矣陳氏曰自成風訖于宣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塟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塟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 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非也安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姒氏要為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愚按成風敬嬴齊歸尚以妾母稱夫人小君豈以定公正夫人而反不稱夫人小君乎蓋僖宣昭即位久遂尊妾母為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本號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頃來會塟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范氏曰邾滕魯之與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薛氏曰魯至弱也而二君為非禮之會況強大乎

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晋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非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作稷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通旨葬速則不懷踰則僭雨經月不止者有矣及期而遇將止以俟之是僭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高氏曰雨不克葬無備之甚也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于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傳義詳見宣八年　趙氏曰穀梁云乃急辭也按凡緩稱乃不得云急詳經意譏臣子緩慢耳

辛巳葬定姒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穀梁隱五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

其祭于子祭于孫止禮記妻母不世祭

曾子問竝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記曾子問篇

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甍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非夫人也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不稱夫人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

冬城漆杜氏曰邾庶其邑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民怨

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吴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愚按左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掩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陳元煕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九

元 汪克寛 撰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筆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二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三十一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是也 ○楚子昭陳侯閔隨侯許男元圍蔡昭杜氏曰隨國義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

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愚按隨在今荆州路隨州楚復封許春秋不與楚之得封故但以自復為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楚不以自歸為文也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杜氏曰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杜氏曰楚欲使蔡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辨則是降戶江反下同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音怪宗廟徙陳器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樂縣撻平王之墓矣穀梁定四至是楚國復扶又反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

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音現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怨也王氏曰是年吳敗越于夫椒春秋亦削而不書猶是意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愚按謂聖人本心無怨因闕怨而怨之非有心於怨猶闕意與程子所言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闕畧相似非君莊子云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異端之說也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同洗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闕修德以俟時而

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闕　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撻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霸摟二三小國以釋怨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驟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

愚按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讐故拳拳以復讎為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書郊止此穀梁傳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

四卜非禮五卜強其丈反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復免之不敢專也並據穀梁傳范氏曰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復施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據孝經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據明堂位祭統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

公也哉（祭統康周公故以賜魯注康猶褒大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見王制）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音現）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音升）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本邵子）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愚按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

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廢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蔵事是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晉** 定左傳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愚按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内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著霸統之絕

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或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傎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賤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為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以黄池而春秋終矣○啖氏曰左氏云師及齊衛鮮虞人伐晉按經不言魯師故不取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隱禺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薛氏曰邾所辱者君也何忌魯之强臣所以伐之也傳幷見盟句繹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隱漷火虢反又音郭句古候反繹音亦書盟

止此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所得也何氏曰漷沂皆水名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與盟杜氏曰句繹邾地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去聲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音預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

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其丈

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

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漷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師氏曰前此嘗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强凌弱之亂至於如此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為惡擅兵權為己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范氏曰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音遜昭二十五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陷西北隅以入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定八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林楚以桓子適孟氏成宰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今得鄆田惎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王氏曰小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魯來朝來奔畏魯人猶以為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季孫四分公室有

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之陽虎欲殺桓子孟氏救之令得邾田故季孫以讓二子不與盟焉愚按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於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於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强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年仲孫貜嘗盟邾子而非魯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魯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脅之以盟淩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變矣陳氏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鄫衍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者十二年會于鄖雖三國盟亦不書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也在位四十二年出子蒯聵之子輒立○滕子頃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止此愚按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於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定左傳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衛之邑也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何氏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以跂反）則曰歸（鄭公子忽以順而書歸鄭突曹赤以易亦書歸）有奉焉則曰自（如楚公子比書自晉）其難也則曰入（如齊小白莒去疾）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音現）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本陸氏微旨）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

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據趙鞅使太子絻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音現矣

通旨或謂世子世世子也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必若此言親可殺父可忘乎得國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為禽獸也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聵御鞅因以為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書曼姑圍戚誅輒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國人以蒯聵不當得國以輒為可立而立之爾安得為受之王父而辭父命哉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為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陳氏曰于戚内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家氏曰為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春秋莫適與也○劉氏曰穀梁曰納者内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非也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世子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父之言傳失之其說是矣

秋八月甲戌晉定趙鞅帥師及鄭聲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杜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主乎此戰也云爾孫氏曰皆言帥師者其衆敵也愚按鄭之黨叛入國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興霸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豈敢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非於衛遇鄭師而震慄失次既而幸勝且以雋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非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范氏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十有一月蔡昭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遷止此

州來吳所滅也高氏曰吳滅州來今壽春府下蔡縣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縣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仲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如字哭而遷墓據左傳杜氏曰元年蔡請遷於吳中悔故因聘襲之殺駟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戶江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

聽命而還音旋師矣復扶又反下有復同背音佩下同楚請遷于吴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杜氏曰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音腹播告之修而後定也見商書盤庚篇不適有居言民不肯往適有居也今蔡介間廁于吴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吴及其事急反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

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擨其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説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况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己酉十八年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景國夏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左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穀梁傳不繫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范氏曰不言衛戚辟子有父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

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在下君命祇音支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音泰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絶未絶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

誅殤公 四隱 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 唐陳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為兵首孫氏曰襄元年書圍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者不與國夏助輒圍父也高氏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首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薛氏曰佐人之子攻人之父齊之罪有浮於衛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霸而將有亂也 古者孫從祖 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祖代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又孫氏王父之字 杜氏曰諸侯之孫以王父字為氏 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

常爲穆周禮小宗伯注自始祖之後皆父曰昭子曰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據公穀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去聲衛君乎下同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論語朱子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蹝爾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

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於虔反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音捨爵祿而去之可也朱子語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

可矣設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茍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通旨意林曰夷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為貴而以能全其志意為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為三軍將也為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秉君之禮我不可為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先國夏者誅賊子之黨也〇劉氏曰杜氏曰曼姑知其不義故推齊為首非也春秋苟從告為不義者飾非乎愚按公羊以圍戚為伯討然則曷為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

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說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蓋子弒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為不可受蓋知春秋貶

國夏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見文九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杜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

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毁歟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宫舃爲不毁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爲悅者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毁桓僖不毁三家者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録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家氏曰季氏悖理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通旨問漢高廟園殿災董相謂高廟不當居遼東園殿不當居陵旁何所據而言然曰此是推本孔子在陳聞魯災知桓僖之意也哀公至桓九世至僖六世禮所當祧也季氏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不祧桓僖出於季氏私意何以不稱及等也何氏曰親過高祖親疏適等范氏曰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稱及則祖有尊畀矣或謂祖有功宗有

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_{初危反}殺也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_{程子}本豈理也哉朱子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恭政之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程子晚年嘗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愚按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篡立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

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獻俘於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劉氏曰公羊云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省文不若是且必若云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言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公作開陸氏曰避漢景帝諱杜氏曰啟陽瑯琊開陽縣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愚按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景樂髡帥師伐曹陽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强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夫差杜氏曰公子駟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昭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與傳見殺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也子悼公嗣○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

郕隱高氏曰郕子已受盟于勾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郕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足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春王二月公作三月庚戌盜殺蔡侯昭申殺公穀作弑公羊傳賤者窮諸人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穀梁傳稱盜以弑不以上下道道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愚按昭侯在位二十八年子朔立是為成公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食亦反之卒然則翩非微者范氏曰殺蔡侯申非微者其以盜

稱何也蔡侯背音佩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年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蜀杜氏曰

蔡侯為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敗可知也陳氏曰盜疏且賤者也稱盜以殺則凡在宮者無人也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蔑爾蔡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翩不書以為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為不必不葬也張氏曰凡弒君稱弒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已離故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

獨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翩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呂反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弒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

蔡公孫辰出奔吳夫差左傳翩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

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景人執小邾子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愚按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

○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

夏蔡成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霍即盱傳見上

○晉定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昭○蠻公作曼音蠻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

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奔晉陰地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呼報反惡烏故反下所惡同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詩照反習以聽命杜氏曰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林氏曰安能與楚為惡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陰地之大夫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司馬誘其遺民盡俘以歸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微國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

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唐陳氏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楚明矣孫氏曰晉執戎曼子不歸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為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為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為君矣以強弱言則楚為霸矣家氏曰戎蠻雖通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

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

城西郛杜氏曰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反公作蒲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范氏曰亳即殷立亳社於廟外以為屏蔽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通旨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為廟屏其災者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愚按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

左傳云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親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嗣是為隱公○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杜氏曰亂故以是緩文集蔡昭書葬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為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從里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也○葬滕頃公

辛敬王三亥十年五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侯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一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芘杜氏曰備晉也○夏齊侯景伐宋景高氏曰齊之伐宋所以圖霸也愚按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

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强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乃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諸侯以爭霸權是以鄭衛宋魯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髦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定趙鞅帥師伐衛 出左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家氏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倘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義為允若私於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大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弑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於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如齊還音旋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何氏曰恩殺故并閏數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月為數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譏其

變常也襄二十八年傳齊景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唐陳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蔄以閏數則三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歟蔄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

壬敬王三

六年

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四十一年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書城止此杜氏曰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張氏曰今濟州任城縣地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强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地愚按任城今屬濟寧路濟州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然使

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厲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定

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栢人薛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冦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霸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夫差伐陳

閔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修先君之怨乃侵陳今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張氏曰夫差修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

夏齊荼國夏及高張來奔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張氏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叔還會吳夫差于柤還音旋柤莊加反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吳南蠻也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左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

不吉將戰王有疾攻大寘卒于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髙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貴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宫汙家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於衛者國有一申包胥也

○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

公作舍左傅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

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又有憂是以求長君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護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程子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也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見家語注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己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扶又反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鄭康成曰陽生簒國故不

言公子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展兩反立少詩照反以啟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張氏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而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

杜氏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

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音洛)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繩證反)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

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並據公羊傳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皮寄反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僇矣家氏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弒在陽生既入

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驪姬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于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弑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强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别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〇劉氏曰穀梁云陽生正荼不正故不以陽生君

荼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陽生弒先君所命是則弒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躬弒其君春秋猶詭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弒荼可知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隱髙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辭○宋景向巢帥師伐曹陽○向舒亮反髙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春宋景皇瑗帥師侵鄭聲

瑗于春及後同左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至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愚按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定魏曼多帥師侵衛出○曼音萬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杜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高氏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夫差于鄫鄫穀作繒左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為無

能為也杜氏曰鄫瑯琊鄫縣張氏曰即舊鄫國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高氏曰吳欲霸諸侯故魯先往會之愚按邾茅夷鴻稱盟于鄫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歃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吳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隱**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秋伐邾及范門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析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

戚之不立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絶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范氏曰惡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左傳而不失其實也恃强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于偽反下人為同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並在明年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

大人之有惡務去起呂反下同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音現下同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倉刀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上聲矣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内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

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可諱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矣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穀梁云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亦非也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不外其君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此春秋之文也唐陳氏曰夾陳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

宋景人圍曹陽冬鄭聲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

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高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畀師少豈能圍之乎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霸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三十

元 汪克寛 撰

哀公下

八年甲敬王三十三年寅。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傳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公羊僖五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曹伯陽好（呼報反）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音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音佩）晉而奸（音干）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並據左傳）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

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定四年傳蔡以沈子嘉歸宋以曹伯陽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夫子常喟然於此矣於是曹不言滅○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非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

吳夫差伐我書伐我始此左傳吳為邾故伐我鄫人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行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吳為于偽反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孫氏曰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桓十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宣十五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如字又音閤餘燼似刃反背音佩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成二今魯未及斃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戶化反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音現其實而深諱之不言四鄙欲見其實不書盟以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

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恱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於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愚按哀公即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

夏齊悼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公作僤後同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鮑牧師師伐我取讙及闡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穀梁傳惡内也杜氏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張氏曰今宛丘龔蛇縣地愚按在今東昌路丘縣程子曰内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説之孫氏曰邾子益齊甥也故齊取讙闡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王氏曰魯以兵召釁固不容無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稱人○家氏曰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廬陵陳氏曰凡用兵而取先書伐次書取不用兵而取第書取○歸邾

子隱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何氏曰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張氏曰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戈僖公也在位十九年子維嗣是為閔公○齊悼人歸讙及闡左傳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程子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見十年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之造在早反惡不悛音銓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

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起呂反下同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趙氏曰取者收奪之名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何氏曰書歸讙及闡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愚按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脅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

而心悅誠服
故不言來歸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二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宋景皇瑗帥師取鄭聲師于雍丘 雍於勇反又於用反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
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
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宋取鄭師于
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公羊傳其言取
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
易取鄭病矣杜氏曰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
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雍丘縣屬陳留張
氏曰今屬開封愚按今汴梁路封丘縣隱二年傳悉虜
而俘之曰取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

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惠人伐陳閔左傳陳即吳故也愚按陳之為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己攻之薦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景伐鄭聲杜氏曰報雍丘愚按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晉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

二秦悼七楚惠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隱來奔左傳邾子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陳氏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高氏曰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夫差伐齊三月戊戌齊侯悼陽生卒左傳九年齊侯使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孫氏曰齊中國吳蠻也會吳伐夏其惡可知齊人弒

悼公赴于師史齊世家鮑牧與公有郤因吳伐弑公赴于吳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之例也聖人於此其所以誅亂賊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于偽及下同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音佩違正理亂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

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没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絶而自見（音現）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詳見襄十年）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没其見弑如鄭伯髡頑之例聖人之所以誅亂賊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臨川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爾）

夏宋（景）人伐鄭（聲）（襄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晉（定）趙

鞅帥師侵齊簡左傳趙鞅伐齊取犂及轅毁高堂之郭侵及賴而還高氏曰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與乎士匄矣臨川吳氏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五月公至自伐齊師氏曰公會吳師以伐強國吳人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高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吳人伐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葬齊悼公高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過愚按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略也○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出張氏曰孟彄蒯聵之黨挾齊歸以衛衛人納之世子歸之自也○薛伯夷卒夷公作寅以尼及惠公也在位十二年秋葬薛惠公○冬楚惠公子結帥師伐陳閔吳

夫救陳書救止此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吳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春秋惡烏故反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于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莊六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文三救在外國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襄十狄救齊僖十八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襄五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

子矣（襄二十九）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宣十一年楚縣陳尋復封之昭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去聲）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夫子欲撥亂世而反之正乃既不可得庶幾禮失而求之于野也此其書吳救陳之意乎（陳氏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書鄭救曹則中

國無霸諸侯自相救也中國無霸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張氏曰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人與師書之者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楚猶近於中國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國吳純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玆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劉氏曰左氏云延州來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丁敬王三已十六年**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簡**國書帥師伐我**左傳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春秋書伐我二十有一唯哀八年吳伐此年齊伐止書伐我餘皆言四鄙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

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傅說音悅復答也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見書說命蔡氏曰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左傳宣十二師直為壯曲為老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于偽反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

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劉氏曰君子之道不貴其勝人而貴自勝也説命曰干戈省厥躬躬爲善而外物横逆者有之矣君子拒而弗受也躬爲不善而外物横逆者亦有之矣君子受而弗懟也不言鄙者受之也家氏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愚按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内魯而外諸夏故魯爲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爲春秋詳内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矣杜諤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

夏陳閔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頗破多反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夫差伐齊簡齊魯交兵止此左傳十年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十二年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嬴薛氏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會伐則戰見矣吳自入郢之後因而久不能見公之六年稍出而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柤公又會之于鄫還而入邾吳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讙闡由是齊魯始睽齊歸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不之實因與吳合前年會伐齊故有國書之報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而有以見之也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

深矣當闔廬之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皆以號舉為其用兵不戢而外之也外吳則魯罪著矣永嘉呂氏曰晉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吳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秉禮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絕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杜氏曰艾陵齊地愚按即艾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通旨吳伐齊獲國書晉不主盟制在南蠻聖人傷之也劉氏曰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

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者也高氏曰戰不書公者没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貶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隱公也在位六年

冬十有二月葬滕隱公

○衛出世叔齊出奔宋景左傳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諸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杜氏曰疾即齊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

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戊敬王三十有二年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税魯自宣公初税畝朱子注宣公税畝什而取二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諸氏反其遠邇見國語注制其肥磽之土以為差等籍田税也以力者三十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砥平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同上注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朱子語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今用田賦軍旅之征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軍賦十井

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陸氏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孫氏曰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通典用田賦如科配税戶出弓弩之類鄱陽萬氏曰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今哀公以計口率泉為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之出泉以為賦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前刑法志税以足食賦以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税二十而五見周禮載師注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產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愚按漆林之税十分中税二分半以其地產漆故重其税若今之税茶税竹木也則弛力薄征當

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范氏曰言用者非所宜用近世議弛商賈音古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所景反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宋鑑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曰不可茶鹽商稅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則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永嘉呂氏曰陳君舉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

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也凡受田者皆出一人為兵比古七倍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為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未宜然愚按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然丘甲之法增三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歛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及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之言則為歛財以足用可知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

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公羊傳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昭公夫人也不言夫人諱取同姓也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娶後同同姓也啖氏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㲲故曰孟子卒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見曲禮厚男女之別筆列反下同也何氏曰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音問殺色界反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盡也昏姻可以通

乎綴株衛反記作繫音計之以姓而弗別合綴記作綴之以食音嗣而

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記大傳疏同姓父族也從宗從

大小宗也合聚族人使昭穆異列同時食故曰合族

屬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已姓之妻主為母父之名

治昏姻交結會合之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

分別不相淫亂四世同承高祖服緦麻五世共承高

祖之父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共承高

祖之祖不服袒免同姓而已其庶姓別異於上不共

高祖各為氏族四從兄弟親盡於下別自為宗昏姻

可以通乎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

本姓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連合族人以飲

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而昏姻不得通昭

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呼報反）强吳以去（上聲）三家之權忽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以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强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不知以禮自防遂至流於無義無別而不辭也）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劉氏曰夫人之必命於天子猶諸侯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不受命死不得稱夫人其義一也）不見（音現）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據不書逆女不書至）典禮之大本喪（息浪反）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朱子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或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昭公藉其勢不得已而然非貪其色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書孟子卒雖曰為于偽反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高氏曰國人不以為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薛氏曰知其非禮而異其名雖欲蓋而名彰也何氏曰不言甍不書葬者深諱之范氏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臨川吳氏曰固是以同姓

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况於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愚按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薨春秋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然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既鶻突稱呼曰孟子則國史必不可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因舊史之文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按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婚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

公會吳夫差于橐皋 橐章夜反又音託左傳會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

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吳地逡遒故城在廬州愼縣東南愚按今訛爲柘皋屬廬州路無爲州巢縣家氏曰會相會鄖會橐皋吳皆以號舉夷之也闔廬稱子以其功也夫差稱號以其罪也柏舉有攘夷之功艾陵有內侵之罪此春秋所爲進退也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秋公會衛侯宋景

皇瑗于鄖

鄖音云公作運左傳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語及衛故大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說

乃舍衛侯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盟不書畏吳竊盟張氏曰鄖吳地海陵今泰州城下愚按今揚州路泰州海陵縣王氏曰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故衛侯畏吳而竊盟魯宋吳怒藩衛侯之舍子貢陳隨黨崇雠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子曰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宋景向巢帥師伐鄭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時尚溫故得有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永嘉呂氏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

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宜非聖人之言也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晉定三十九鄭聲十九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聲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景

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家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戍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公會晉侯定及吳子夫差于黃池書會止此左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

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杜氏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張氏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王氏曰黃池或以為在衛或以為在晉或以為在宋在鄭據杜預所釋陳留封丘縣南地近濟水則在鄭衛之境而晉宋嘗有之也愚按今在汴梁路封丘縣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趙氏曰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

（義分明也故左傳云晉為先歃而外傳吳語中即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了然可見）春秋內中國而外四裔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逆也）經（常也）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何氏曰不與吳以主夏盟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音現）吳人之強而抑其橫（去聲下同）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音扶釵）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

已為長（展兩反）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遠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音蟬）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注見隱二年）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事要歷突厥值隋末喪亂中國人多歸之高祖初起太原及竇建德劉武周李軌雖稱尊號皆稱臣事之唐書突厥傳太宗曰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范氏曰唐世外蕃之害其原起於太宗脅父臣虜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者乎）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五代史唐廢帝討石敬塘敬塘求援於契丹與耶律德光

約為父子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到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吳語吳王昏秣馬食士夜中令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陳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命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晉負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孤之事君不得事君在今日董褐還致命告趙鞅

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鞅令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天下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諸侯無二君周室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君命長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襄陵許氏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孫氏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不主晉侯而主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吳得主中國也蜀杜氏曰凡諸侯及公會吳必曰公會某某會吳于某地此會公往會晉侯吳子耳必先以公會晉侯言之

復言及吳子者殊吳於晉也高氏曰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吳泰伯之後與周同姓狂僭大號擾亂中國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吳為黃池之會以主盟中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終也

項氏曰中國變而為吳楚始於昭公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成於黃池此世道之一大變也申之會晉與齊魯皆不與則中國猶未全為夷也至黃池之會魯以吳敗齊于艾陵夫差主會晉魯以伯禮事之春秋為是爵而不狄及而不殊見吳獨為天下主而中國亡也春秋至是雖欲不終得乎陳氏曰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趙氏曰穀梁云吳子進矣按此為吳世為會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為義耳公羊又曰吳在

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此會黃池爲魯地故魯獨會之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列序愚按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于虢楚同主盟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奕世之霸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於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内外之分不紊而强弱之勢自見矣春秋於戰紀戰搴書會書及者主客之辨也此黃池之會書會書及者華夷之辨也又按春秋凡三書吳子盭使札來聘慕中國之義戰柏舉救中國之患皆予之也會于黃池恃甲兵之威厭晉侯而長弟春秋抑其强大而止書子貶之也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於吳晉之上如葵丘宰周公之例矣吳語又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爵稱公夫以齊桓之盛

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反能使吳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閭高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句踐夫差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吳及越平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

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章欲反）辭垂戒後世而見（音現下同）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見孟子）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呼報反）還（音旋道德經偃武篇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非君子所尚不得已而用之偃武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夫以力服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哀元吳入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定四吳入郢）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哀十一戰艾陵）復（扶又反）與晉人爭長（展兩反）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並見邵子皇極經世書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孫氏曰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霸諸侯乎

秋公至自會高氏曰吳子主會故書至以危之○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出○魏下公無曼字霸國侵伐止此襄陽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師雖數出能侵而已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葬許元公○九月螽

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災又非冬十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音佩又音勃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愚按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强而越滅之之徵也昭十七年傳星孛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 ○盜殺陳閔夏區夫 區烏侯反公作彄苦侯反高氏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弒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為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甚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 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孰狩之薪采之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穀梁傳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也孔氏正義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　蕭韶作

程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

春秋成而鳳麟至孔氏曰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事應於證反下同雖殊其理一也易曰乾文言大人者先悉薦反下同天而天弗違後胡豆反下同天而奉天時程子傳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朱子語文定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范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陳欽曰麟西方毛蟲金精孔子立言西方兊為口故麟來劉歆曰麟生於火而遊於土春秋禮也修火德而致其子又曰孔

（子作書麟為之至四靈王者之瑞故有素王之說鄭衆賈逵服虔穎容曰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取麟為水物北方元枵之獸為修母致子之應徐彦疏孔子以匹夫制王法是以獲麟）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杜氏曰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范氏曰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楊士勛疏詩終麟趾春秋終獲麟）召（音邵）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王氏箋義詩稱麟趾騶虞為關雎鵲巢之應故夫子作春秋遂以獲麟終篇明王道之成乃致天瑞之應愚按麟趾騶虞詩人但嘆美公子公族之

仁厚與其仁心德澤之廣且盛者此借以喻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下孟反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為于偽反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何氏曰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見書說命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並見書金縢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

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徳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果徙三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淮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戰國策專諸刺僚彗星襲月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前黄霸為潁川太守嘉禾生於府後張堪為漁陽太守麥秀兩岐晉孟宗至孝母冬嗜笋宗為入林哀泣笋忽生劉殷曾祖母冬思菫殷於澤中慟哭便有菫生王祥性孝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結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冰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黄雀忽有雀數十飛入其幕祥以供母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音現下見之同於行事以

遺唯季反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莊子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中子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知陵反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見禮運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音妬天下無復扶又反有王也何以絶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本文中子宋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三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為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絶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邵子皇極經世書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由性命而發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音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本中庸）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去聲）愚按春秋一經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至邦交之常兵交之變人道之始終物異之大小遠而日星細而螽蟲與夫宮室之興革城池之築鑿財用之失得土地之予奪無所不紀學是經者辨其理則可以格物而致其知神其用則可以修身而盡其性推而廣之則可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音洛）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

者猶在盖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張氏曰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於鉏商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歟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畧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家氏曰杜元凱以為春秋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況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

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趙氏曰公羊云執獲之薪采者穀梁云引取之也不狩也不言狩人之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不知舉獸獲之義是以爾也穀梁又云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據鴝鵒來巢言之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據蜚之類言之耳夫謂之獲麟則不得言來以言其有為不使恒有有年豈使不恒有也愚按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以為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作經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絕筆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得不作蓋麟為王者之祥獲於鉏商聖人感而作經以垂法於萬世若聖人不得用於時而垂世立教儀範百王也前年星孛

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世衰之甚而天變之極也是故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孔子懼作春秋哀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為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為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為一治豈不信哉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三十